展现卓越灵魂的深度交融

读散文集《柔石与鲁迅》

文学赏析

樊国安的散文集《柔石与鲁迅：柔石在鲁迅身边的900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是一部柔石研究的最新成果，具备生动流畅的文学笔法和细密扎实的学术品格。读毕此书，不但让人对鲁迅与柔石这一对“名师高徒”的交往始末和深厚情谊有充分了解，也对柔石的人格和事迹，对其作品的内容意涵和艺术特色，都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因此获得一种情感和精神的深切感动。

柔石因为追求进步和光明，抨击当时黑暗腐朽的统治，与其他几位青年作家一起，被残酷围剿左翼文艺运动的国民党当局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闻知噩耗后，鲁迅先生悲愤难抑，“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写下《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缅怀这位与他肝胆相照的晚辈和战友，向反动统治发出了激愤的抗议。最早知道柔石的名字，正是多年前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时。阅读这部《柔石与鲁迅》，不但接续了当年的记忆，更是很大程度地增进了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的理解。

正如书名所明确表达的，这部书的着重点是柔石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柔石早年曾在北大做旁听生，因为聆听鲁迅讲课和深入阅读其作品，对先生敬仰不已，从此视其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后来因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离开家乡赴上海，经人引荐拜访鲁迅，得到先生的关心与帮助。柔石正派耿直的品德、刻苦自励的精神，深受鲁迅的欣赏和信任，他曾说过柔石是他“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近乎父子之情的师徒之谊。这种难得的“忘年之交”，源自禀性气质的契合，更源自理想追求的志同道合。在鲁迅先生的指引和关心下，柔石参加左联即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建，协助编辑《萌芽月刊》，成为其得力助手，为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经历，尤其是在鲁迅先生身边的900个日子，堪称是柔石短暂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谱写了他生命的华彩乐章。

对于这些，书中都有丰富翔实的记录，生动再现了两颗卓越灵魂深入而融洽的交融。也正因为如此声气相投，鲁迅先生长久而深切地怀念柔石，在其遇难两周年之际，还写下了广为人知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了解了两人之间的这些交往，再来读鲁迅先生先后写下的悼念诗文，就能够更深切地理解他的强烈的愤慨和锥心般的悲痛。

柔石与鲁迅的交往作为一条主线，构建起了这部书的整体结构。其实，在此之外，也可以把它作为一部“柔石评传”来看待。对柔石的整个生命流程与生活面貌，书中描述大都丰富而详细：柔石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他的沉默内向而坚忍顽强的性格气质；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奋力跋涉和不断进步；他对人充满友善关爱，有着被鲁迅先生称为“损己利人”的崇高品格；他和冯铿基于共同理想追求的爱情；他与冯雪峰的亲密友谊，介绍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并建立了深厚情谊，因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艺工作的有力指导……可以说，在作者笔下，一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一种高尚狷介的精神境界，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读者面前。

除了对于外部事件的叙述描绘，这部作品也十分注重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朽灵魂“自白书”》一章，通过对柔石日记的深入分析，让人看到了一颗鲁迅所言的“柔石的拳拳的心”。这些日记真诚恳挚，个性鲜明，对了解其生平、思想与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作品用不少篇幅予以援引，并设身处地地体会、情理交融地分析，让读者仿佛走进了柔石的灵魂深处，窥见他的情感和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他之所以能写出《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不朽之作，正是因为他天性爱憎分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贫苦百姓关心哀悯，对黑暗现实痛心疾首。作品是作者人格的投射，这样的分析在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作者形象的同时，也显然更有助于理解他的作品。柔石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革命者，一位将文艺为大众服务作为神圣使命的优秀作家？读了这部著作，不难找到明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作者又将目光与思绪投向广阔的背景。除了时代精神的影响，这部作品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格外注重考察地域历史文化对柔石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鲁迅先生的眼里，柔石具有一种“台州式的硬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柔石的“台州式硬气”》一章，就探讨了浙东地区深厚的地域文化、杰出的历史人物对柔石的个性气质、人生观念的塑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服膺。这种历史与当下共熔铸、史实与心迹相映照的研究角度，更有助于产生富于新意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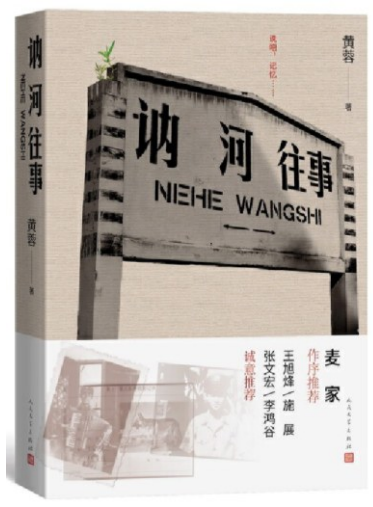
总之，在诸多方面，这部作品都体现出了一种共通的特色：充分地占有资料，详尽地介绍描述，深入地分析阐释。很多在别的研究著作中只是简单述及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在这部书中都能获得较为充分的展开。譬如柔石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时间和地点，一些场景和细节等，都记录得十分准确。有一些来自鲁迅先生日记中的记载，有一些则是作者从众多资料中广搜博采所得。这部作品20多万字的容量，很多正是缘自材料的丰富密实，这就使得该书对柔石的研究抵达了一种深度，有一些方面也具备了某种开创性特质。

作者自述，写作最先萌发于几十年前对鲁迅先生的热爱景仰，让他将关注的目光延伸到柔石身上，发愿要“为闪光的灵魂鼓与呼”。这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驱使他投入到相关的工作中，可谓下足了功夫，书后所附的近百种参考文献，就是有说服力的佐证。为了真切感受一方水土对于一个生命的哺育，他四次来到柔石故乡宁海，进行田野调查般的实地踏访。这种诚笃的态度和扎实的行动，为这部书增添了生命的温度。

柔石生命短暂，但英名长存，其精神赓续不绝，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书中详细介绍了后人对他的追怀，以及在其精神感召激发下创造新生活的豪迈气概。而作为作者一缕至诚心意的结晶，这部《柔石与鲁迅》的出版，也足堪告慰两位伟大先驱者。**（作者：彭 程，来源：《光明日报》）**

新书推荐

《讷河往事》



作者：黄蓉

内容简介：作者以“前警察”和公益基金会创办人的身份，用自己做过警察的体贴之心，采访了数量众多的普通警察，警种涉及刑警、交警、缉毒警；此外还有警察的得力助手警犬也难得地进入了书写视野。全书冷静客观又真实温暖地记录普通中国警察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所作的贡献，书写他们不事张扬的奉献精神以及埋藏在日常工作中的英雄主义情怀。《讷河往事》是其中有影响的一篇，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作者简介：黄蓉，真名李坚。浙江杭州人。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警龄22年。一直从事警察相关内容写作。2018年6月1日，创建“真水无香”公益平台，致力寻访中国警察故事，传播温暖人性力量。

赵菱《星辰帝国》：

虚构的“璨空”之下，是现实的“桑榆”之土

文学评论

赵菱是一位精擅于“挖掘”的作家。无论是深耕于以“个人史”管窥宏大历史的现实主义创作，或是追探以虚映实的幻想小说创作，作家都以“挖掘”自身经历、时代症候、历史残篇为方法，进行纵深型的探索。《星辰帝国》也是这样一部作品，作家以玄妙的情节探究讲述中国故事的另一种方法，以童心诠释成长过程中的失去与铭记，张扬幻想小说的生长性。

本土化魔幻与民间资源的综合构建

《星辰帝国》是一部充满中国元素的幻想小说，故事中的“仙人”与精灵们形态各异，性情各异，却都有着各自的“渊源可考”。一类是以“灶神”“土地神”“财神”为代表的“司职之神”，一类则是以“烤鸭先生”“冻梨小姐”“金子姑娘”为代表的来自于作者其他故事或诞生于情节土壤中的“文本精灵”。

小说中这些神仙与精怪看似被作者随意赋名，实际上传续着一种宝贵的民间讲述传统。从《山海经》《搜神记》到《聊斋志异》，从代代相传的志怪传说到田间地垄与外婆怀抱里的灵光杜撰，无不写满了人类童年最为闪光与灵动的诗篇。故事熔典籍记载与口述传统于一炉，这是带有民族性与民间性的讲述方法，极具辨识度与吸引力。

当然，在故事的讲述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对于本土魔幻与民间资源的综合性构建。小说延续着中国传统叙事学的线性结构，以双重缘起开篇。作为画家的妈妈忽然迷失在自己的画作中，唯有亲近的人可以看出这种“出神”意味着的迷失。寻找妈妈的“灵魂”是故事的第一重缘起。而主人公威威与小蕊发现流星幻化成的蓝凤凰，意外将其种成一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的“天树”，当他们攀援而上进入那层“异度空间”，小说便开启了第二重缘起。

妈妈的“灵魂消失”会让读者第一时间想到聊斋故事中的“壁中人”，不同的是，作为儿童故事，作家是以儿童的“找寻”来完成妈妈“主体性”的回归。而神树则更具象征意味，当“树”这一意象被西方神话“专利化”后，赵菱以一棵蓝凤凰涅槃的神树重申中华传统神话中“树”的独特意味，扶桑、寻木、建木、大椿……无一不是具有“沟通”作用的神树，它们或联通人间与神域，或沟通着生界与冥界，是由“实”到“虚”的媒介。故事中的星辰之神、土地之神、“膏兽”，或是元宝公子、灵貘、飞蝶等，都是作者熔铸传说、重构想象空间的“梁柱”。在这个意义上，《星辰帝国》实践了另一种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破梦”的设计与不能忘却的童心

儿童的成长是儿童文学的一条辅助型脉络，如若单纯以描写儿童成长为作品的唯一要旨，那么这部作品恐怕很难成为经典。

在《星辰帝国》中，作家以环环相扣的情节推动主人公发现“仙界”的隐秘，威威与小蕊从厨房到各类食材烹饪出的“故事”中，一点点揭开蛛丝马迹，直到威威在时空幻境中发现已经去世的纯纯和诱惑他步入囚笼的妈妈，直到钟表里的“小人”揭秘被“抽取灵魂”的真相，他才恍然明白：那些被抽取的“灵魂”，是一颗颗耽爱幻想、充满浪漫的童心；那些被幽囚的小人，是在现实中长大的孩子心中被隐没的美好回忆与浅浅的执念。当充满了幻想的小紫荆被那个“最渴望见到的人”带到钟表里，当一场大火烧掉了小花精的家，便标志着两个孩子的童年结束，是遗憾与苦痛让他们“成长”了，他们丢失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颗能够与世俗抗衡的童心。

在这段惊心动魄的“揭秘”过程中，主人公的成长是嵌定在不认同“长大”的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对童年“合法性”的坚守，是对童心不可或忘的呼告。故事中大人们的童心，被囚禁在潜意识的钟表里，这就是作者要“破”的梦、要打开的“局”。

反向的救赎与正向的呵护

小说中描绘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其一是帮助璨空找寻他的记忆碎片，其二是为书中所有被抽取灵感乃至灵魂的“曾经的少年”突破自设的“长大”的囚笼。

“每天疯狂地制造故事，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是我无法停止，仍然控制不住地想去人间攫取人类的天才，把他们囚禁起来，为我创作更奇妙的故事……我想让自己停下来，你明白吗？”璨空无助的话语道破了他的真实“身份”，故事中的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仙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故事里没有善恶的对立，只有虚实的对影，就连那只在幻境中迷惑威威的山膏与被赋名的朋友森乐都是如此。在虚中求“实”，也正是这部小说强大生长性的重要特征。故事在完成的时候，便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把控，好的文学作品是能够独自生长的，它以读者所经历的现实为土壤，开花结果，各自甜蜜也各自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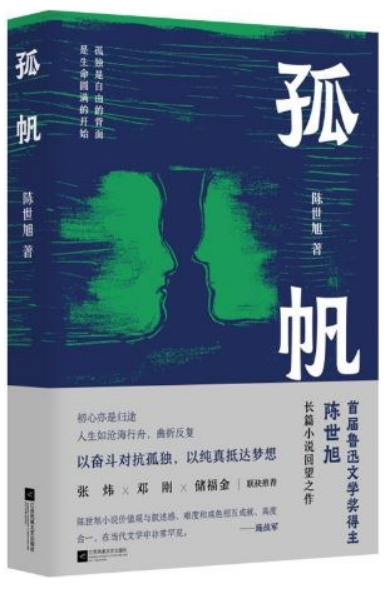
主人公终是帮助璨空找到了记忆碎片，那个孤独的少年，以烂漫的幻想丰盈着自己，长大后却忘记了自己痴迷灵感的原因。威威完成的是对璨空失却童心的找回，而威威经历的一切，也正是对自己，更是对读者的殷殷相告——我们会长大，但请不要忘记那个天真的、带有无限可能的少年，他们或许正在被我们亲手关在时间的囚笼里。

故事的结尾，被解救的小人儿们依旧在那虚幻的空间内，但现实中的大人们却纷纷想起了那个曾经被称作“小紫荆”“小花精”“小飞侠”的自己。当威威惊讶地发现，他“拯救”的这些记忆或言童心正是自己的家人时，小说的另一重生长性便闪烁出了璀璨的光华。这是一种反向的救赎与正向的呵护，儿童世界对成人世界的冲锋由此开始。

当然，对长篇有着“执念”的赵菱仍然在故事里埋下了理解文章的诸多“种子”，等待着读者促成其生长。比如对艺术的萌动为何会被抽取“灵感”之丝，少年时期的爱好为何被我们慢慢忘怀……小说毫不讳言，在虚构的“璨空”之下，是我们现实的“桑榆”之土。

（作者：陈曦，来源：《文艺报》）

《孤帆》



作者：陈世旭

内容简介：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小说主人公陈志生长在一个省会城市，从小品学兼优，却因为家贫初中毕业不能升学，随即报名去农场独立谋生。劳动之余，他刻苦读书、发愤写作，被爱惜人才的“熊组长”“借调”到县城，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县文化馆阶段，他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获奖后调进省城成为专业作家。生活境遇的改变，也带来了名利与情感的种种诱惑。他有过迷惘、有过失落，像一叶孤帆，在命运的河流跌宕起伏，终于在各种人物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下，反省并且觉醒……

作者简介：陈世旭，生于江西南昌，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20世纪80年代以《小镇的将军》一举成名，40年来笔耕不辍，被誉为中国文坛“常青树”。代表作《惊涛》《马车》《镇长之死》《青藏手记》等。